

书海潮声

# 《围城》里的“金句”

□陈时杰 文/摄



1990年，一部改编自钱钟书先生同名长篇小说的电视连续剧《围城》点亮中国电视荧屏，引发收视奇观，小说《围城》一朝天下闻，更多的普罗大众在追剧的同时，也开始追小说。

《围城》1947年5月由出版家、编辑家赵家璧和作家老舍联合创办的晨光出版公司初版，1948年再版，1949年3版，解放后一直没有再版，直到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。晨光初版目前价格不菲，近2万元的高价，像我这样的工薪阶级是买不起的，最多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望书止渴一下。

相比同时代的小说，《围城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1月1版1印）显得很独特。当然，独特也有很多种，如题材独特、结构独特、叙事独特、描写独特等等，但我认为——语言才是《围城》这部小说的灵魂，甚至可以说是它成功的秘诀——没有之一。

杨绛先生回忆当初钱钟书先生写《围城》时，“每天晚上，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，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。我笑，他也笑；我大笑，他也大笑。有时我放下稿子，和他相对大笑，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，还有书外的事。”

我在读《围城》时，也笑，也大笑。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幽默，还有书中频频出现的金句。

饭局往往是出金句的好地方。《围城》第三章写道，赵辛楣组了个饭局，参加者有方鸿渐、苏小姐，还有两位，一位是“看来像个幼稚的老太婆或者上了年纪的小孩子”的哲学家褚慎明，一位是“侧面望来像脸上斜搁了一张梯，颈下打的领结饱满齐整得使方鸿渐绝望地企羡”的原任捷克中国大使馆军事参赞、大才子董斜川。饭桌上唇枪舌战，语中带刺，语中带讽，还语中带酸，精彩纷呈，火花四溅，既有酒精的作用，更有人情世故在里头，自然就聊到了婚姻。哲学家褚慎明道：“关于Bertie结婚离婚的事，我也跟他谈过，他引一句英国古话，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，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，笼内的鸟想飞出来；所以结而离，离而结，没有了局。”这时，苏小姐说出了《围城》的点题金句：“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。不过，不说是鸟笼，说是被围困的城堡，城外的人想冲进去，城里的人想逃出来。”

人类从母系社会、父权社会、皇权社会，一直到今天的一夫一妻制现代婚姻，促进人类种群的人丁兴旺，牢牢把控食物链的顶端。即使有各种的不完美，也实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演化成果，更为维系人类社会稳定框架的基石。

“城外的人想冲进去，城里的人想逃出来”这句话，已经被作为婚姻的金玉良言，提醒没有走进或即将走进抑或已经走进婚姻这座围城的各阶段男女，婚姻有风险，入城需谨慎。

鄙视链似乎存在于各行各业。比如音乐圈鄙视链：玩古典的看不起玩爵士的，玩爵士的看不起玩摇滚的，玩摇滚的看不起玩民谣的，玩民谣的看不起玩流行的，所有人看不起玩说唱的。再如文学圈鄙视链：严肃文学鄙视通俗文学，通俗文学鄙视网络文学等等。但说到鄙视链前辈的，还得是《围城》里那段学历鄙视链金句：“在大学里，理科学

生瞧不起文科学生，外国语文系学生瞧不起中国文学系学生，中国文学系学生瞧不起哲学系学生，哲学系学生瞧不起社会学系学生，社会学系学生瞧不起教育系学生，教育系学生没有谁可以给他们瞧不起了，只能瞧不起本系的先生。”

国人出国潮从1872年清政府第一批公派30个留美幼童开始，出国留学成为一个民族在羸弱时期寻找前途和出路的药方，民国时期也不例外，但《围城》的主人公方鸿渐显然不是冲着这个目标去，他只是去镀个金而已，买了个假文凭回来。所以，他就贡献了“留学如出痧痘”的金句：“出洋比出痘子，出痧子，非出不可。小孩子出过痧痘，就可以安全长大，以后碰见这两种毛病，不怕传染。我们出过洋，也算了了一桩心愿，灵魂健全，见了博士硕士们这些微生虫，有抵抗力来自卫。”

### 三

《围城》电视剧的热播，小说《围城》才从相对的冷门书变成了市面上的热门书。上世纪90年代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刚开始实施，版权意识还是相当薄弱，被盗版肯定是免不了的，还出现了版权纠纷。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《〈围城〉汇校本》（1991年5月第一版），署名钱锺书著，胥晋芬汇校，将《围城》1946年在《文艺复兴》杂志发表的初刊本、1947年晨光出版社印行的初版本和1980年“人文社”出版的定本进行了比对、标示和注释，最终“人文社”通过打官司获得胜利，四川文艺出版社赔偿大约20万元并登报公开道歉。

当年我买的和读的就是这版平装汇校本，后来又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重印本。回想起来，这些年，养家糊口之余，仿佛一直在书海里兜兜转转，买些闲书，读些闲书，写些闲文，任由鬓角白丝钻出发际，唤回春风满面。

《围城》已成一代经典，书中俯拾皆是金句。如果再宕开一笔，就像杨绛先生在《记钱钟书与〈围城〉》中说的，“钟书从他熟悉的时代、熟悉的地方、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。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。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，事情都子虚乌有；某些情节略具真实，人物却全是捏造的。”但这真是小说的魅力所在，亦真亦假，亦幻亦实，亦胧亦清。杨绛先生最后说，“《围城》里写的全是捏造，我所记的却全是事实。”

哈哈。杨绛先生也是造金句的高手。

## 新书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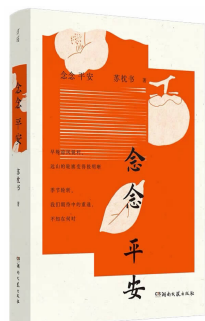
《登春台》  
格非/著  
译林出版社

春台指的是北京春台路67号，小说以这里的四个人物——周振遐、沈辛夷、陈克明、窦宝庆的命运浮沉，呈现了人生的景象。在以四个人物名为标题的小说主体篇章里，他们各自的成长、家庭、婚姻、人生际遇，有着不同却又面目同一的味道，宇宙的尘埃，时间的流徙，人最终走向的或许是恒定的秩序，所谓“在那里，日日万事丛生，其实本无一事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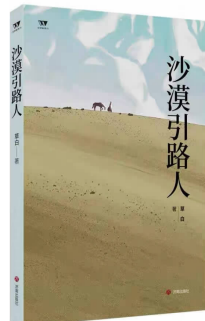
《念念平安》  
苏枕书/著  
湖南文艺出版社

自2011年冬至2023年夏，苏枕书与友人往来书信，在书籍、自然、风物、山川中游历，对于人文、历史、现实体悟观察，也留下自己在世间行走的印痕。苏枕书的文字，一向从容、和暖，也风骨斐然，她对世间万物、人情日常有深入的思索。另一重感受，是从早些年的笔记到如今的书信，苏枕书文字中的学术理性愈渐浓郁，这或许与她的教育和工作背景相关。



《沙漠引路人》  
草白/著  
济南出版社

关于草白，对她散文的印象已超过小说，所以当《沙漠引路人》这部小说集出现时，仿佛是对她的一次全新认知。这部集子中的十多则短篇小说，有些源于她梦境中获得的灵感，有些来自现实切片，更多的是某个迷离而恍惚的瞬间，不难看出，这部集子多是有限时间内的叙事。



《黑书》  
(土)奥尔罕·帕慕克/著  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帕慕克的这部小说《黑书》是一次融合通俗小说与严肃文学的尝试，其故事外壳是一部侦探小说。律师卡利普深爱的妻子如梦不告而别，如梦同父异母的兄长耶拉也离奇失踪。卡利普为寻找如梦，开始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漫游。在故事之下，它更是一座繁复、错综而炫目的迷宫。在小说的偶数章节里，是由非虚构组成的万花筒，涉猎了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故事、伊斯坦布尔的景观与生活、古老波斯文学中的谜案。

